

典型报告

李德复等著



文学小丛书

典型报告

李德复等著

58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1086 字数 69,000 开本 787×1092 1/50 印张 3 6/25 插图 2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册

定价(2) 0.28元

前 言

本書所收几个短篇，这自一九五八年全国各文艺刊物，題材都是有关近年来的农村生活的。

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是从农村开始的。一年以来，农村面貌日新月异，空前蓬勃和壮丽的情景；激动人心的新成就，层出不穷，写不完，唱不尽。真是“铺天卷地跃进歌”、“遍地神话遍地诗”。我們已經讀过千万首动人心腑的民歌。这里的几篇小說，却是以生动而鮮明的人物形象、完整的故事情节，为我們具体描写了近年来的农村生活。它們異常真切地反映出整风前后的我国农村中，在思想上、生产技术上、文化生活上以及其它方面的各种斗争，可以說概括了当时农村生活和斗争的主流。这些作品，使我們看到一幅相当完整而宏偉的新农村画面。这里社会主义思想已开花结果，共产主义的萌芽也已經破土并且日益茁長了起来。

这几篇作品，在刊物上发表之后，得到了讀者普遍的欢迎和好評，是一九五八年描写农村生活的一部分优秀短篇小说。

“胡琴的风波”的作者徐銀齋是一位农民。“典型报告”的作者李德复和“新結識的伙伴”的作者王汶石，是近几年来出現的新作家，王汶石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了他的第一个短篇集“风雪之夜”。李束为现在是山西文联的副主席，他的作品多是反映山西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，新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个短篇集“老長工”，收集了他一九四三年以来写的短篇小说。赵树理和沙汀是大家熟悉的兩位著名作家，这里就不作介紹了。

为了帮助讀者更好地閱讀和理解这几篇作品，我們請巴人同志写了“略談短篇小说六篇”一文，对这几篇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艺术表現手法，都有詳尽的分析。

編 者

“文学小丛书”第一輯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1. 詩經选譯 | 余冠英譯 | 23. 伊則吉尔老婆子 | |
| 2. 离騷今譯 | 郭沫若譯 | | 高尔基著 |
| 3. 賽娥冤 | 关汉卿等著 | 24. 馬雅可夫斯基詩选 | |
| 4. 杜十娘 | 馮梦龙原編 | | 戈宝权等譯 |
| 5. 吶 喊 | 魯 迅著 | 25. 烟斗 | 納吉賓著 |
| 6. 女 神 | 郭沫若著 | 26. 在丛林中 | 阿拉米列夫著 |
| 7. 春 蚤 | 茅 盾著 | 27. 烟 | 柯諾普尼茨卡著 |
| 8. 月光曲 | 田 汉著 | 28. 白奴的故事 | 克里昂加著 |
| 9. 李有才板話 | 赵树理著 | 29. 狼 | 韓雪野著 |
| 10. 王貴与李香香 | 李 季著 | 30. 一把小爰 | |
| 11. 买牛記 | 康 濯著 | | 普列姆昌德著 |
| 12. 村 仇 | 馬 烽著 | 31.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| |
| 13. 地雷陣 | 邵子南著 | | 小林多喜二著 |
| 14. 阿細人的歌 | | 32. 蔷薇園 | 薩 迪著 |
| | 光未然整理 | 33. 高利貸者 | 巴尔扎克著 |
| 15. 誰是最可爱的人 | | 34. 羊脂球 | 莫泊桑著 |
| | 魏 巍著 | 35. 云雀 | 雪 萊著 |
| 16. 白兰花 | 乔 林著 | 36. 麦琪的礼物 | 欧·亨利著 |
| 17. 半夜鷄叫 | 高玉宝等著 | 37. 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 | |
| 18. 我的師傅 | 唐克新等著 | | 海 涅著 |
| 19. 桥 | 刘澍德著 | 38. 沉默的村庄 | 布萊德爾著 |
| 20. 百合花 | 茹志鵲等著 | 39. 乡村騎士 | 薩尔加著 |
| 21. 五月之夜 | 果戈理著 | 40. 貢勞格英雄傳說 (冰島古 | |
| 22. 第六病室 | 契訶夫著 | 代傳) | |

“文学小丛书”第二輯

41. 史記选 司馬迁著 62. 馬克思、恩格斯收集的民歌
42. 唐宋傳奇选 63. 杜布罗夫斯基 普希金著
43.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著 64. 馬沒有罪过 柯丘宾斯基著
44. 孩兒塔 殷 夫著 65. 两个女伴 波列伏依著
45.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66. 米基达·布拉图斯
胡也頻著 岡察尔著
46. 短襪党 蔣光慈著 67.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
47. 諾尔曼·白求恩断片 雷特海烏著
周而复著 68. 歌謠选 密茨凱維支著
48. 渭河水 阮章竞著 69. 七个銅板 莫里茲著
49. 孤員朱空庭 雷 加著 70. 丹娜 吉亚泰著
50. 新的家 艾 蕪著 71. 两亩地 泰戈尔著
51. 童話的时代 华山等著 72. 我不能死 錢达尔著
52. 在和平的日子里 杜鵬程著 73. 卡里来和笛木乃
53. 典型报告 李德复等著 伊本·穆加发著
54. 汽笛（工人詩歌 120 首） 74. 虹 奥麦尔·賽斐丁著
55. 井崗山上的故事 75. 我的心呀在高原 彭斯著
朱良才等著 76. 鋼花 安德烈·斯梯著
56. 潘虎 邓洪等著 77. 我的苏联兄弟
57. 我的一家 陶 承著 保尔·蒂雅著
58. 倔强的紅小鬼 黃明等著 78. 敗坏了赫德萊堡的人
59. 紅色歌謠 馬克·吐温著
60. 逃婚調 徐琳等搜集整理 79. 伐木者，醒来吧！ 聶魯达著
61. 牛郎織女笑开顏 金芝著 80. 汗和腰子 紀 康著

目 次

老長工·····	束 为(1)
風浪·····	沙 汀(21)
鍛煉鍛煉·····	趙樹理(42)
典型報告·····	李德復(76)
新結識的伙伴·····	王汶石(96)
胡琴的風波·····	徐銀齋(117)
略談短篇小說六篇·····	<u>巴 人</u> (134)

老長工

束 为

—

我这次从太原到县里来开会，想到农村住几天。所以，在县委开完会以后，我就提出了下乡的要求。县委書記問我到什么村去，我說我不了解本地情况，随便哪个村都可以。县委書記說：現在各村的情况都差不多，要去就去楊家灣紅光农業生产合作社吧，那里有个駐社干部，名叫王正民，了解情况方便一些。听說那里有个駐社干部，我很高兴，吃罢早飯，拿上介紹信就出发了。

出城以后，沿湫水河一直向南走。这正是犂牛遍地走的春三月，冰消河开，河兩岸的柳树楊树已經吐了嫩芽，小花小草也露头了。河里的消冰水，泛着白色的黄色的泡沫，夾着柴草和羊牛糞，打着旋渦向前滾，向前冲。差不多每过一村，就有一道用石块和

树枝壘起的水壩，攔住了河水的去路。滾滾的河水，在水壩前左沖右闖，激起一陣陣雪白的浪花。一股小小的激流就在水壩前離開了湫水河，順着剛剛修理過的水渠流到岸上，流到地里去了。河兩岸，山坡上，人來人往，有送糞的，耕地的，修地堰的，又說又笑又唱，還有柴油機抽水的聲音，攪在一起，真熱鬧。看看這春耕中的山村景象，看看這熱火朝天的和平建設景象，走起路來，格外有精神。四十里路，也沒有休息，一氣來到楊家灣。

這時候，村里的人們已經吃過午飯了。一個不大點的小女孩，領我來到王正民同志的房子里。房子里有兩個人。一個年青人，三十來歲，穿干部服，戴干部帽，瘦瘦的身材，瘦瘦的臉，兩條長腿。他站在桌子前面，彎着腰正在收拾東西。我想，這人大概就是王正民同志了。房里還有一个人，是個胖墩墩的老漢，五十來歲。雖是滿臉皴皺，腰板可是挺結實，穿着棉襖棉褲，頭上戴一頂干部帽，稀稀的幾根花白胡子。這老漢坐在炕沿上，身旁放一張鐵鍬。我走進門來的時候，他只把眼皮翻翻，看看我，又低下頭抽煙。我還聽見他長出了一口氣，“唉”了這麼一聲。

我把介紹信交給王正民同志，并把我的来意告訴他。王正民看了介紹信，叫我休息一下，等一会去派飯。他正在收拾桌上的文件。停了一会，他对那老汉說：

“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犯了錯誤！你是老共產黨員，还是生产隊長，大小也算是个干部了，可是出口罵人，动手打人，这还了得！共產黨員如果都象你这样，那不是要脱离羣众嗎！你这老黨員起的是什麼带头作用？要檢討！要受处分。”

“我打人，这还是头一次！”

“怎么！一次还不行？还要三番五次的打人嗎？”

“老生姜要好好劳动，不給我搗蛋，我連一指头也不动他。我打的是个坏人。”

“有点小毛病就要打嗎？”王正民越說越有气了，“單干农民入了社，集体干活，一时还不习惯，难免有些小毛病，这要进行思想教育，进行政治工作嘛。你倒是干脆，动不动就来武的，这不是强迫命令是什么？不不不！这不能算强迫命令，这是違法乱紀，这是犯了国家的法律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？犯了錯誤，不好好檢討，还要强辯，你这态度就成問題。”

“王工作員，”那老汉也有些激动了，他說，“我打了人，犯了錯誤，我承認。党叫我檢討，我檢討，党給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。老生姜可也要受处分。他要是在我面前，还是罵新社会，破坏农業社，故意給我說些风凉話，我还要整治他。我拚上不当生产隊長，我也要整治他。”

“啊！你这样对待自己的錯誤嗎？”王正民簡直要跳起来了，他大喊大叫起来，“对待一个普通中农社員，不进行說服教育，却用拳头解决问题，还不認錯，这不是錯上加錯嗎？老李，”他轉身对我說，“一个共产党员，明知故犯，下定决心要犯錯誤，你还是少見吧！他是个黨員干部。要处理，要加重处理。”說到这里，王正民同志已經把文件收拾停当，背起皮包。然后，他对我說，他和支部書記要到基点工作組討論郭在先老汉犯錯誤問題，三里路，很快就回来，有什么事情，等他回来再研究。他走到門口，扭轉身对那老汉說：

“郭在先伯伯，老李还没有吃飯，給老李派飯去。”

王正民走了。郭在先老汉下炕来，拿起鉄鍬，对

我說：

“已經过了午时，人們都上地去了。走吧，到我家去吃飯吧！”

我跟上郭在先老汉走到他的家里。这是一座挺漂亮挺干淨挺整齐的小院子。郭在先老汉把我讓到炕上，就去打发人做飯。我看看这房子，这房子在楊家灣大概是数一数二的。牆上貼了一些年画。还有一面大鏡框，裝了一張“劳动模范”獎狀。不一会郭在先老汉端着飯走进門来。他把飯放在炕桌上，說：

“老李，这还是中午做的飯，吃吧！”

我端起飯碗。我想了解一下剛才的事情，我問他到底犯了什么錯誤，他說：

“老李，你吃飯，听我給你說。”

二

老李，我这人是个沒有出息的人，天生的沒有出息。多半輩子务庄稼，土里生，土里長。沒見過大世面，沒办过大事業。我七岁上給地主放羊，到十七岁那年我就当了長工。土地改革的时候参加了党，你

看有多快，說話間，已經十年了。說咱是個黨員，實在也沒有起大作用。拙口笨舌，也辦不了個工作，所以，一直沒有擔任工作。成立高級合作社以後，我當了個技術員。這還能湊付辦點事。去年冬天，整社的時候，忽然間，社員們要選我當生產隊長。這可把我難住了。要是叫我種地，不論是鋤薅耕種，樣樣都行。當生產隊長，領導幾十號人干活，那可不簡單，那可干不了。可是，社員們一定要選我。支部書記楊東山也找我談話，打通我的思想，叫我鍛煉鍛煉。咱也想，大家選咱，是叫咱為大家辦事情嘛，我這麼一想，也就答應了。我想，只要咱走的正，站的穩，有事情多和支部研究，多和羣眾商量，那還怕什麼呢？當就當吧！我對大家說，選我當隊長，大家可要幫衬着些，紅花還要綠葉扶，大家拾柴火焰高嘛。我說，以前務莊稼，是一家一戶的干，如今是集體，全社就是一家人了。大家齊心些，不要耍私心，不要給第一隊出漏子。出了漏子，我這當隊長的不好看，大家也不光彩。

唉！不久就出了事情。有個名叫老生姜的人歸到我們第一隊里來了。這壞種在社外干了好幾年，餓

然要入社。入社不能算坏事情，社里就批准了。一进社就編到我們队里。我不想要他。編过来編过去，終于編到我們第一队。大家都不要，能扔到茅坑里去嗎？老李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給他当了二十年長工，把他摸的透透的了。他什么坏心眼都有，什么坏事都做。我吃过他的拳头，挨过他的扁担。吃的是猪狗食，受的是牛馬苦。白天劳动一天，半夜三更还要我給他家推磨。拚死拚活干一年，臘月里还扣我的工錢。土地改革的时候，农会决定要我和老生姜换房子。我自然高兴，就搬进这黑油漆大門，青磚到頂的瓦房里。你看，老李，这房子不錯吧，原初是老生姜的房子呢！老生姜无可奈何，只好搬进我那破窑洞去住。那里連个院牆也沒有。这可把老生姜气死了。可是，那人心毒。仇恨記在心里，臉面上还是笑嘻嘻，說些风凉話。他常在我面前說：“你那間破土窑真好啊！冬暖夏凉。以前，我住在好房好院的时候，总是睡不着。自从搬进你那破窑洞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你說，这不是命里注定要住破窑洞嗎！”我看都不想看他！偏偏把他編到我們第一队里，真沒有办法。我把他叫过来，对他說：“姜成金，”他的名字叫姜成金，外号叫

老生姜。我說：“姜成金，把你編到我們第一隊里來了。”

他呲呲牙，說：“好哇！咱又成了一家人了。如今，你是掌櫃的，我听你的吩咐吧！”

我對他說：“姜成金，雖說給你摘了地主帽子，名份上算是個中農了，你的名聲可不好。以後，可要操心些。”姜成金生就的一付好嘴，說的滿好。他把農業社說了一大堆優越性。這些優越性里有這麼一條：他參加農業社以後，趕集上店，地裡的活也誤不下啦！哈！這算是什么優越性呢？他說話的時候，还把臉笑笑。老李，你沒有見過他那付笑臉，你要是見了，真要把你噁心死了。他不笑還好看些。一笑起來，眼睛，鼻子，嘴巴，一伙圪擠在一起，就象我這老皮拳一般，真叫人受不住。我對他說：“姜成金，你要睜開眼看看這世道，這可不是土地改革以前的世道了。以後要好好干活，成天價給我嘻皮笑臉可不行。你那股子賴皮勁，可要好好改造哩！”

他又笑笑，說：“是，是，掌櫃的。”

土地改革以前，我是喊他掌櫃的，不喊他掌櫃的不行嘛！如今，他喊我掌櫃的。真叫人生氣。我罵

他：誰是他的掌柜的？他还强辯哩，他說：

“你是我們的掌柜的。你叫我們給你干活，你就是我們的掌柜的。以前，你給我干活的時候，不是也叫我掌柜的嗎？”

啊！他把我当地主，故意气我来了。我說：“以前，你是地主，我給你当長工，自然叫你掌柜的；如今，我不是地主，我是生产隊長。你不是長工，你是社員。你弄明白，你不是給我干活。以后，不准叫我掌柜的！”

“是，是。掌柜的——隊長！”

又是那股賴皮勁，真叫你没有办法。

有一天，我分配他送糞，他站在村口，直挺挺地給我吵。說他没扁担，不能担糞。我給他找来一条扁担。他还是不去，說他没有籬头，不能担糞。我看出来了，他是誠心給我搗蛋哩！这要是在我給他当長工的時候，給他搗蛋，扁担早就打到头上来了。我想，我是个領導人，不要和他一般見識，忍着一肚子气，又給他找来一对籬头。他还是不去担糞。停了好大一陣，猛的問我一声：“給几分？”我憋住气給他說，大家討論好了的，該給几分給几分。他把扁担往